

7月22日凌晨,茶学大师、潮州工夫茶研究专家陈香白先生在潮州逝世,享年89岁

## 他用一生诠释何为“工夫家”

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陈香白先生一生爱茶、研茶、传茶。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潜心研究潮州工夫茶文化,整理归纳了潮州工夫茶“二十一式”。他著有《中国茶文化》《潮州工夫茶》等专著,以学术严谨性为这门传统技艺奠定现代理论基础,并提出“七义一心”理论诠释工夫茶道的精神内涵。

近日,记者采访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叶汉钟,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潮学国际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伦伦,以及陈香白弟子陈锐彬,回忆他们与陈香白先生的交往,谈其治学、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工夫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 恬静自适的“工夫”

自今年5月陈香白先生卧床之日起,跟着他学茶十多年的徒弟陈锐彬常常去探望,伴其左右。在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光,陈锐彬深切地感受到这位茶学大师朴素而深刻的生活哲学。

一次在为陈香白按摩疏通经络时,陈锐彬开玩笑道:“您这‘书架’(指大脑)里还剩多少书?”面对弟子的询问,卧病在床的陈香白淡然回应:“哪还有

什么书呀,工夫倒还在的。”当被追问“什么工夫”时,陈香白给出答案:“顺其自然,老闇(指阎王)通知什么时候走人就走人,没有什么好折腾的,这就是工夫。”

陈香白少年丧父,晚年丧子,唯书与茶相伴终生。晚年卧床后,连读书、泡茶这两个兴趣都无法做到了,但他仍不改乐天向上的心境,而这一心境正以“恬静自适”为基础。

陈锐彬特别提到,陈香白的至交与弟子大多是学者和茶圈同行,与自己并无业务往来,却因对先生共同的诚敬之心而结下深厚情谊。可见陈香白先生以其人格魅力凝聚起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弟子们发自内心的敬爱之情。

## 人生“下半场”开始研究茶文化

陈香白先生去世当天凌晨三点,潮州工夫茶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叶汉钟发出悼念文章,并指出:陈香白是潮州工夫茶文化现代理论的奠基人。

“与先生相处的点滴,恍如昨日。20世纪90年代初,一把茶壶牵起我与先生的缘分。”叶汉钟回忆道,那时陈香白先生正在作关于潮州手拉壶的调研,

常来他的店铺里拍摄他收藏的潮州老茶壶。茶香氤氲,他们相对品茗,谈笑风生。如今想来犹在眼前,每每想起,倍感温暖。

陈香白是在人生的下半场才开始研究茶文化的。他曾涉猎中医学、历史学、方志学等,毕业后任教小学、中学多年,声名鹊起后被调到韩山师范学院教授《周易》等国学经典。这些看似与茶无关的学术积淀,都为其后来的茶文化研究奠定了根基,让他得以在年过五旬后,以学者的严谨与匠人的热忱潜心研究茶文化,并成就盛名。

## 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树立学术标杆

陈香白的学术研究为何转向茶文化?要从一篇论文说起。

1990年,年逾50岁的陈香白写了一篇题为《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的论文,引起了时任《孔子研究》主编、著名学者胡道静的重视。胡道静看到稿件极为兴奋,连夜用毛笔写了三页回函,鼓励他继续研究。

陈香白深受鼓舞,将全部心力投入工夫茶文化研究中。他花了近十年时间,遍访各地产茶区,四处搜集资料,也

曾跟着乌岽山的老茶农,从采茶到成茶,亲历了完整的凤凰单丛的制茶过程。终于完成《中国茶文化》这本专著,不仅奠定了他在茶学界的地位,更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树立了新的学术标杆。

陈香白认为,工夫茶艺和他所研习的传统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他提出的“七义一心”理论,核心就在于“和”的思想。

他提出中国茶道包含茶艺、茶德、茶礼、茶理、茶情、茶学说、茶导引七种义理,中国茶道就是通过饮茶这一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

陈锐彬跟随陈香白学茶多年,最大的感悟是:工夫茶是一种生活艺术。“工夫茶”中的“工夫”其实是国学智慧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动实践,这种将哲学思考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正是工夫茶最珍贵的文化基因。

## 林伦伦:从误解到叹服,结下“工夫茶缘”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潮学国际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伦伦在回忆与陈香白的交往时,深情讲述了一段对工夫茶从误解到叹服的缘分。



陈香白

此后,他们二人每次在学术会议上见面前,或是陈香白到访汕头大学、林伦伦前往韩山师范学院,都会一起“滴茶”神侃。林伦伦曾向陈先生坦言当年在报刊发表批评工夫茶文章的往事,陈香白也只是大度一笑,巧妙转移话题。

通过长期与陈香白合作编书、共同研究以及日常的品茗交流,林伦伦逐渐领悟到工夫茶道蕴含的精神文化价值。这一认知转变促使他重新审视潮州工夫茶的文化内涵,并先后撰写了《茶浓情更浓》《工夫茶是潮人的文化标志》等文章,以修正自己早年的偏颇之见。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 “四大皆空”又何妨

五大联赛纷纷落幕已经多日,看见了许多精彩,也目睹了诸多无奈。夺冠的喜悦固然值得分享,“四大皆空”的尴尬似乎更加令人难忘。

在西甲,皇马四大皆空,在国内任一战线都无法战胜死敌巴萨;在西甲,国际米兰四大皆空,本来誓在三线争冠,最终却全部告负;在德甲,上届冠军勒沃库森四大皆空;在英超,阿森纳、曼城、曼联诸强继续四大皆空。即使热刺、切尔西、纽卡甚至水晶宫都各自捧回可以欣慰的奖杯,几大豪门却做不到。

足球就是命运,就是戏剧,你会看到许多不可思议的反转,又似乎可以读出无法超越的铁律。就说“四大皆空”吧,几乎就是本赛季许多大牌球队和足球巨星的宿命。联想C罗在沙特已经过了两年,至今未能帮助球队获得一个奖杯,“四大皆空”之下,已经引发球迷集体声讨,处境多少有点不尴不尬。梅西在美国本来也就没有夺冠计划吧,类似的杂音客观上还少一点。穆里尼奥已经沦落到土耳其联赛这种欧洲边缘了,费内巴切仍然无法从加拉塔萨雷的阴影中走出,“四大皆空”的结局,也让穆里尼奥的帅位在保与不保之间被人关注。就在今年,C罗还嘲讽说甲对的对抗强度比不上沙特联赛,没过几个月,巴黎圣日耳曼就举起了欧洲冠军杯。嘲讽即反讽。

“四大皆空”,那是你无法登上巅峰。然而生活还要继续,竞技仍然不能止息。有时候,球迷们正是从这样的起伏跌宕里读出人生的真义,也是从失败者、落寞者的眼神里看到毅志的力量和无畏的坚韧。失败之时的眼泪似乎令人难以承受,但第二天起来,就必须投入下一场战斗。生活要继续,战事接踵而至。



## 家校互动的“思想磁场”

到“亲爱精诚”的六中作了一场关于思辨写作的讲座。听众很特殊——今年中考后升高的新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家长和孩子一起完成一场思辨培养的思维训练。

我开始还比较“怵”这种场面:第一,数千人的体育馆,炎夏酷暑,又是新生,大人+孩子,不可避免的嘈杂声,很影响讲座效果;第二,学生和大人的诉求不一样,认知有较大差异,不好协调。后来超预期的效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场秩序井然,热烈而安静。

很高兴这种尝试的成功。高一的起点,家长跟孩子一起听思辨写作的讲座,共读一本书,带着问题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一起讨论社会热点。对于中学生的思辨写作来讲,家庭是一种必要思辨场景、讨论氛围和对话机会。家长往往把短视频当成洪水猛兽,但如果能以此作为兴趣中介、话题中介,一起讨论问题,当成思辨话题和背景,而不是一家人都低头刷自己的手机,对电子媒介也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课堂营造思辨氛围,家庭延续这种场景,陪伴、参与、对话,保持家校平行、互动的思辨观念水位,这是一种重要的“思想磁场”。孩子的深度认知和写作能力,就是这么熏出来的。



## 西瓜里的文化滋味

五月,在阿尔及利亚,是西瓜上市的时节,处处都晃动着绿影;感觉上,我把整个夏天都揽在怀里了。

在这儿,西瓜不仅大摇大摆地走进千家万户,还“堂而皇之”地走进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中。最脍炙人口的一句谚语“Luck is in watermelon (运气在西瓜里)”,暗喻命运是不可预测的——西瓜坚实的果皮严严密密地裹住了内里乾坤,外观大同小异,在剖开西瓜品尝之前,你永远不知道果肉究竟是甜的、酸的,抑或是淡的;也不知道有籽或无籽。人们常常用这句话来调侃、安慰自己和别人,比方说,当某件事情的成败还是未知数,或者当事情朝逆向发展时,他们便会说:“运气在西瓜里。”意即命由天定,事前的焦虑或事后的沮丧,都无须热烈而安静。

另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谚语是“*He has a summer water-melon in his stomach* (他的肚子里放着一个夏天的西瓜)”,这句形象生动的比喻,用来形容一个人在酷暑中吃了清凉沁心的西瓜,舒爽、惬意、放松。当地人借此称赞那些遇事不惊、从容自若的人。我学以致用,每当旅途遇到不顺的事,就会默念:“在肚子里放个夏天的西瓜吧!”嘿咻,还蛮奏效的!

西瓜,原本只是寻常果品,然而,当它走入语言的世界里,便有了文化的滋味。



## 江苏路往事

上海文汇出版社今年3月出版的黄石著《上海江苏路往事》,很值得一读。

写一条马路,写它的来龙去脉和曲折历史,写在这条马路上生活过的人,无疑是研究一个城市史的组成部分。上海的大马路(现南京路)、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中外皆知,但像诞生于1906年的忆定盈路(现江苏路)这样的老马路,也是不可缺的。为江苏路作“传”,很有必要。

作者不仅深情回忆了自己在江苏路上生活的点点滴滴,更把笔触聚焦曾在江苏路上“走过”的各界俊杰。翻译家傅雷在江苏路上“寻找贝多芬”;钢琴家傅聪在江苏路上弹奏肖邦;国画家唐云在江苏路上铺纸挥毫;抗日女杰郑苹如也是“从江苏路北端一路向西”……对江苏路上的实业家族,如做纺织业的高家、百货业翘楚的郭家,书中也有颇为生动的追述。

犹记20世纪90年代初,我两次带友人到江苏路258弄28号底楼拜访张爱玲弟弟张子静。一次是带台湾作家季季,一次是带留日学者邵迎健。后来前者与张子静合作出版了《我的姊姊张爱玲》,后者也成了张爱玲研究专家。张子静沉默寡言,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被生活压垮的老人。问他家中还有张爱玲旧物否?他指着一只破箱子说:张爱玲曾经用过。



## 霍英东投了多少钱?

霍英东,是亿万富翁、港澳知名人士。1984年,他又来到广州。有记者问:“霍先生,听说你在北京的首都饭店、新北京饭店都投了资,是真的吗?”

霍英东淡淡一笑,轻声细语地吐出两个字:“是的。”

“那么,你在国内的投资总数是多少呢?”

“问题不在于投了多少钱,问题在于我们办成了事。我这个人办事,不办则已,要办就办成;要办就不是一件,而是几件。”霍英东以白天鹅宾馆、番禺宾馆和中山温泉宾馆为例,“对外开放了,外国人要来,港澳同胞要来,海外华侨要来……人来了,总得有个落脚点嘛!要是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人家谁还愿来?”于是,温泉宾馆建成了,番禺宾馆建成了,白天鹅宾馆也建成了。

“霍先生”,记者再次提问:“你在国内的投资,一共是多少钱?”

“我不是说过了吗?问题不在于我拿进来多少钱,问题在于我们办成了事,使我们的国家有了现代化的设备。”白天鹅宾馆有霍英东的投资,是广州引进外资建成的第一座现代化宾馆。随后,又有两家更大规模的豪华宾馆先后建成。

“霍先生”,记者第三次提出问题:“你在国内的投资总数,究竟有多少?”

“我嘛,还是那句话:问题不在于我拿进来多少钱,问题在于我们总算办成了几件事。”

1984年10月14日,霍英东参加了他参与投资的番禺大桥通车典礼。从广州到番禺不再需要三四个小时。其实,广州直通香港、广州直通澳门的意义,还在于为活起来的广州增加了两条大动脉,为高速公路的建设提供了经验。



## 上海第一盏电灯

这两年,参加了数次上海工业博物馆的调研,昨天去的是闸北电厂。远远的,就看见厂房前铁灰色的大型机组卧在悠悠青草地上,这9号机组是1921年投运的,本属于杨树浦发电厂。当年它满负荷运行的时候,可供40万盏普通白炽灯同时使用。

昔日沸腾的现场,都已沉寂,庞大的机组、设备、满墙的仪表,桌上的厚厚的的操作记录册,却仍然扎实地冲击着我们的视线。闸北电厂始建于1911年,是中国民族资本最早建立的火力发电厂之一。在这个展示了从“一滴油到一度电”全过程的工业遗址里,非常有意思的是,也保存了100多年前的厂房设计图纸,它们出自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之手——上海有大约三十幢建筑是邬达克设计的,包括上海作协所在的爱神花园、上海国际饭店等。

有一幅影像吸引了我的目光:外滩的商业街区,街道上走着一辆白马拉的车,中心前景确是一盏路灯。那模拟的是历史性的瞬间:1882年7月26日,从外滩到虹口招商局码头,15盏弧光灯(路灯)亮了,取代了此前的煤气灯。电灯从实验室被点亮,进入公共的商业照明。这15盏灯,属于1882年英国商人立德尔集资5万两白银创办的上海电气公司,公司与工部局签订路灯供应合同,按灯收费(每周4-7两白银),这比日本东京电灯公司早5年,比巴黎北火车站电灯晚7年。

1883年,上海电气公司在上海的商业街道安装了35盏路灯,但据说弧光灯质量并不稳定。1888年,上海电气公司因为经营不善破产,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技术迭代带来了电力工业的迅猛发展……这第一盏灯点亮了上海这座“不夜城”。

●随手拍  
图文孙华



2025年中国航海日主场活动在海南省琼海市举行。值此之际,琼海市潭门镇老船长、国家级更路簿非遗传承人王书保登上渔船,在驾驶室指导儿子王振忠使用更路簿看海流、识海潮、阅南海,耕海牧渔。他嘱托儿子要传承好更路簿,保护好南海——我们的祖宗海。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